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十八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二

地理襍辨證一

京兆尹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其說甚明白而臣
瓚乃謂周自穆王都西鄭不得以封桓公桓公爲周
司徒寄帑於虢會幽王旣敗滅會滅虢居鄭父之丘
是以爲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師古駁之謂穆王無
都西鄭事桓公死幽王之難其子武公始東遷新鄭
是矣按說文鄭周厲王子友所封宗周之滅鄭徙潛

洧之上今新鄭是也河南郡屬縣有新鄭特加新字所以別於京兆之鄭爲桓公始封邑也兗州山陽郡之鄭則與此無涉

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按郡國志注前志有鼎湖此大字湖字之上脫鼎字小字胡應加水傍建元之下脫一字更名之下又脫鼎字南監本脫誤並同

南陵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藍田谷北入渭師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子孫沂音先歷反說讀曰示京兆安得有沂水嘉定

錢坫獻之云據水經注第十六卷滙水篇說文卷十
一上水部沂水當作滙水錢說是顏乃讀沂爲先歷
反則以此爲音析謬甚唐初本已誤矣又北入渭之
下衍一師字視子孫之下脫師古曰三字南監脫誤
並同

左馮翊夏陽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按禹貢
山水班載之者分三等但稱禹貢者蓋博士所習今
文家說云古文以爲云云者此孔壁中所得孔安國
說有不稱古文并不著禹貢而直言在某處者蓋以
目驗著之此梁山卽冀州治梁之梁龍門卽導河至

於龍門者也詳尚書後案司馬遷自序云遷生龍門
徐廣曰龍門在馮翊夏陽縣張守節曰遷卽夏陽縣
人至唐改韓城縣

懷德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
渭雍州寔按北條荆山卽所謂導嶭及岐至於荆山
者馬融三條之說本此詳見後案職方雍州其浸渭
洛鄭注洛出懷德非導熊耳之洛

徵注云左傳所云取北徵取上南監有王字

右扶風鄠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詳後案甘誓
又云鄠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卽雍州豐水攸

同亦見後案

釐注云音怡怡南監作胎是

郁夷詩周道郁夷師古曰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書
盤庚遲任陸德明音直疑反又引徐邈音持夷反匡
謬正俗云遲任音夷亦音遲陵遲或言陵夷遲卽夷
也

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詳後案禹貢冀州

漆水在縣西卽雍州漆沮旣從詳後案

沂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沂山雍州山卽禹貢導嶧詳
後案職方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是

武功大壺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
在縣東俱見禹貢雍州詳後案

宏農郡宏農衙山領下谷燭水所出北入河衙南監
同水經注作衡傳寫誤

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熊耳山見禹貢
導洛伊水見豫州俱詳後案

新安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見豫州詳後案

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豫
州川過郡二宏農河南也豫州川職方豫州其川榮
雒是也鞏縣入河漢時水道後世洛口東移矣詳後

案

河東郡屬縣二十四而尹翁歸傳云田延年爲河東太守重翁歸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使閔孺部分北翁歸部分南彼八字必是四字之誤

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沈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
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
百四十里此卽所謂導沈水東流爲濟云云者此志
但云垣而鄭康成彼注稱東垣職方注及說文水部
同未詳武德入河爲禹迹其後改從温縣入河而河
北濟源日短說詳後案

何氏讀書記於河內郡温縣
下評云續書郡國志温下注

濟水所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孟堅不載豈爲此邪
齊四清之一孟堅豈有不載河內河東相隔一繙紙
讀漢書太善忘矣此書
誤者不悉山聊一見之過郡九謂河東河內河南濟
陰山陽東郡平原勃海千乘也

箕霍太山在東冀州山卽禹貢冀州至於岳陽職方
冀州其山鎮曰霍山是詳後案

北屈禹貢壺口山在東南卽冀州壺口詳後案注云
翟章救鄭至於南屈至南監作次

太原郡榆次梗陽鄉魏戊邑南監作成
鄔九澤在北是爲昭餘祁并州數見職方

汾陽北山汾水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冀州寔

按過郡二太原河東也職方冀州其浸汾潞
上黨郡長子濁漳水入青漳青南監作清是

沾大黿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
冀州川休寧戴震東原云黿本要字篆文要似黿故
誤戴說是邑成當作昌成後漢改阜成故鄭注禹貢
作阜成詩抑鄘衛譜疏引此志作阜成者非元文清
漳卽禹貢冀州至於衡漳過郡五上黨郡魏郡廣平
國鉅鹿郡信都國也冀州川見職方俱詳後案
壺關注云有羊腸版版南監作阪是

泣氏注云絕水所出絕字疑南監同後書萬修傅子

普封泣氏侯注泣氏縣名屬上黨郡西有泣谷水故
以爲名今澤州高平縣也

河內郡州共州下南監空一格是此誤連北山淇水
所出鄭康成以爲共水卽禹貢所謂導河北過降水
者詳後案

朝歌錢大昭云續志謂前書注鹿臺在城中今無此
句

堊王太行山在西北卽禹貢所謂太行恒山者詳後
案

蕩陰注云蕩水東至內黃澤蕩廣韻作蕩澤字上下

疑有脫誤

河南郡雒陽注春秋昭公二十一年南監作二十二
年當作三十二年

中牟圃田澤在西豫州藪見職方

卷廣韻作卷後馬援傳亦作卷李賢注卷縣故城在
今鄭州原武縣西北

穀成禹貢澠水出晉亭北見豫州詳後案續志作穀
城

密有大隗山澠水所出說文水部作大隗

新成續志作新城

開封注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有逢陂
忌澤是也哀十四年左傳疏引此發作廢逢陂忌澤
作逢忌陂

成皋續志作成罌班注有虎牢而顏注作獸牢避唐
諱

東郡頓丘注頓丘謂一成而成南監作一頓而成是
此誤

東武陽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卽禹貢
兗州浮於濟漯之漯過郡三東郡平原千乘也詳後
案

臨邑有涑廟涑南監作沛是此誤

壽良注世祖父叔名良故曰壽張父叔南監作叔父是故當作改南監亦誤世祖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故諱之

樂昌水經注作昌樂非

陳留郡小黃成安黃下南監空一格是此誤連封上濮渠水首受涑南監作沛是

偽續志作陽屬梁國

浚儀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杜預釋例曰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國譙郡沛國至彭城

縣入泗

潁川郡密高古文以爲外方山卽禹貢所謂熊耳外方詳見後案

綸氏續志注云建初四年置建初是後漢章帝號如此縣果係建初所置班氏安得載之疑彼文誤或是武帝太初或是元帝建昭成帝建始哀帝建平

汝南郡葬曰汝汾分爲賞都尉案此郡屬縣宜祿縣葬曰賞都亭則此分爲賞都尉者疑卽賞都之尉別治者非以都尉連文也

女陽注女讀曰汝下汝陰同汝陰當作女陰南監亦

誤

鮑陽注孟康曰鮑音紂南監此下有紅反二字是此脫

新息息說文作鄔云姬姓國在淮北今汝南新鄔

南陽郡穰說文作鄭云今南陽鄴縣

比陽注云比水所出水經注二十九卷有泚水實卽

此比水俗刻多誤作泚水并廬江濤泚水亦誤作泚

觀班志愈見彼俗刻之誤後漢皇后紀章德竇皇后父勲尚東海恭王彊女泚

陽公主和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皇太后尊母泚陽公主爲長公主兩泚字皆當作泚

平氏禹貢桐栢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

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淮陵禹貢疏引之又誤作睢陵其實則當作淮浦水經云淮水至廣陵淮浦縣入海淮浦縣屬臨淮郡晉改屬廣陵過郡四者南陽汝南九江臨淮也行三千二百四十里太遠三千當作二千南監誤並同

春陵後漢建武十八年更名章陵師古曰元朔五年以零陵冷道之春陵鄉封長沙王子買爲春陵侯至戴侯仁以春陵地形下溼上書徙南陽案王子侯表戴侯名熊渠孝侯名仁師古乃引作戴侯仁非也復陽注在下復山之陽下當作大南監誤同

南郡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按後丹楊郡丹楊縣下云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莊子外篇天運篇陸氏釋文云郢楚都在江陵北江陵卽今湖北荊州府治而丹楊頗多異說辨見後

臨沮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行六百里南條荆山卽禹貢荆及衡陽惟荊州之荆漳水卽導漢節所謂滄浪之水陽水卽夏水亦卽滄浪但隨地異名詳後案

華容雲夢澤在南荊州藪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雲夢見禹貢荊州藪見職方夏水見上亦卽荆

州沱潛旣道之沱俱詳後案

中廬郡國志作中盧

枝江江沱出西東入江師古曰卽江別出者此說非是鄭康成駁之爾雅水自江出爲沱師古妄附會之詳後案

編注云有雲夢官南監同校本改作宮此特因下江夏郡西陵縣有雲夢宮耳其實未見必爲宮

巫夷水東至夷道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高成澗山澗水所出東入緜緜水南至華容入江過郡二行五百里巫與夷道高成與華容俱屬南郡二水所

過俱不當有二郡二俱當作一南監誤同

江夏郡竟陵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章山鄭康成尚書注作立章山郡國志同不知是別名抑或傳寫誤分章字與別加立字詳後案

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詳後案

江夏郡沙羨晉灼曰羨音夷楊慎曰文之謚辭曰羨文璧之謚塚曰璧羨沙羨音夷蓋方言耳

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說見下文詳後案

瀘泚山泚水所出泚水見水經注三十二卷俗刻多誤作泚水觀此蓋知彼俗刻之訛此與前南陽比陽

比水無涉

睨从目後馬援傳作睨从日傳寫誤耳彼李賢注睨
今舒州懷寧縣俗乃作睨說文絕無此字俗妄作之
遂盛行幸漢書可攷

九江郡注云秦置高帝四年更名爲淮南國武帝元
狩元年復故第一縣壽春邑注云楚考烈王自陳徙
此水經注三十卷淮水篇云淮水東北流逕壽春縣
故城西縣卽楚考烈王所徙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
兼得廬江豫章地故以九江名郡按此九江卽禹貢
所謂九江孔殷九江納錫大龜者詳見後案趙宋人

後造異說未讀漢書耳

合肥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按夏水與淮合之淮酈氏水經注引作肥而云闕駟之言與應劭同余按川流派別無沿注之理方知應闕二說非實證也蓋夏水暴長施合於肥故曰合肥非夏水自父城逕合肥也

曲陽郡國志作西曲陽常山有上曲陽鉅鹿有下曲陽此西字不可省

山陽郡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案張敞傳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

十七史商榷

卷十八

十一

二者不同志據元始故也卽此可見元始比盛漢倍之

湖陵禹貢浮於泗淮通於河水在南泗淮當作淮泗河當作漪見說文水部所引當從之今尚書亦作河誤與班志同類說文引得存古文說詳後案又說文作胡陵本注應劭曰章帝封東平王倉子爲湖陵侯更名湖陵疑此二湖字俱當作胡許慎應劭俱據後漢所改而言

襄莽曰高平漢章帝復莽故號曰高平

鉅壑大壑澤在北兗州藪大壑卽大野見禹貢詳後

案又見職方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十七史商榷卷十九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三

地理襍辨證二

濟陰郡注云禹貢菏澤在定陶東定陶縣注云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凡禹貢山水皆載逐縣下此以菏澤注郡下陶丘注縣下別無義例隨手援引遂多岐出耳詳見後案又據史記集解所載鄭康成禹貢注引地理志云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北今志作西南南字誤

成陽禹貢雷澤在西北詳後案曹詩譜疏引此作雷
夏澤

秬說文卷九下广部云廐从广秬聲濟陰有廐縣此
作秬誤

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
里說詳後案睢陵屬臨淮郡今爲睢寧縣治非泗入
淮處睢陵當作淮陰亦詳後案

沛郡說文卷六下邑部云棨沛郡从邑市聲

下蔡故州來國爲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
於此昭侯上脫一蔡字南監亦脫并誤於此作如此

春秋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

豐郡國志云豐有枌榆亭注引前志注枌榆社在縣東北十五里今此志注無此句

虫續作紅

鄧莽曰贊治應劭曰音嶮說文作鄜云沛國縣

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按此本漳水與河經流徒駭相亂班因目爲故大河實非禹河說詳後案

館陶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章武屬勃海郡郡治浮陽卽今滄州過郡四者東郡清河平原信都也除去所出之魏郡及

入海之勃海郡不數故但言四郡若連首尾言之則
六郡他水皆連首尾爲所過郡此又不盡一鄭康成
以屯氏河爲禹河詳後案

內黃注吳會諸侯於黃池掘溝於齊魯之間齊當作
商卽宋也

黎陽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
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水之陽南監作水在
其陽酈道元引仍作水之陽詳洛誥後案

卽裴說文卷十二上手部作掣云掣也从手卽聲魏
郡有掣裴侯國王子侯表上有掣裴戴侯道鄭氏曰

擲裴音卽非在肥鄉縣南五里

鉅鹿郡王莽分鉅鹿爲和成郡居下曲陽見後書邳彤傳注所引東觀漢記班固雖頗載莽所更改於志而此類亦皆畧去不悉見也

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詳後案又云紂所作沙丘臺在東北沙丘臺疑卽鹿臺

南嶽郡國志作南蠻誤

下曲陽注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案昔未本作晉

鄴說文作鄴云鉅鹿縣

堂陽嘗分爲涇縣涇南監作經是此誤

常山郡高帝置高帝紀云三年置

元氏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中宋本作申按中
正縣名在下文宋本似非

石邑洩水所出洩音效字脫宜從南監增

靈壽禹貢衛水出東北上曲陽恒山北谷在西北并
州山禹貢恒水所出恒衛詳後案并州山見職方

關通鑑注引作開是也此誤宋白曰藥城縣本漢開
縣後魏太和十一年於開縣故城置藥城縣續郡國
志常山有藥城而無開則不始於後魏太和矣

涿郡故安易水出并州瀋見職方

蠡吾趙廣漢傳云涿郡蠡吾故屬河間

勃海郡說文卷六下邑部云郭郭海地从邑孛聲一曰地之起者曰郭

安次修市次下南監空一格是此誤連

平原郡般注音逋坦反宋本同南監作逋垣一作連完

阿陽天水郡亦有此縣錢大昭以爲名同愚謂五行志成帝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幸之外戚傳云趙飛燕微時屬陽阿主家成帝微行過陽阿主見

說之召入宮師古曰陽阿平原縣俗書阿作河又或爲河陽皆後人妄改趙明誠金石錄載李翕碑云漢故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後漢漢陽郡卽前漢天水郡係明帝改名碑當時所作必不誤外戚傳連稱陽阿亦當無謬據師古注及碑校之似平原當作陽阿天水當作阿陽後書宋均傳均之族子意拜阿陽侯相注云阿陽故屬天水郡郡國志漢陽郡有阿陽縣然則天水之縣名阿陽甚明而青州平原郡則不復有阿陽亦無所謂陽阿者疑是光武建武六年所省并錢大昭說誤也

樓虛水經注作楊墟

千乘郡溼沃按此縣之名當從濕水得名流俗誤以濕水之濕爲燥溼之溼而濕水則改爲溧溼字廢不用今此刻反以燥溼之溼當濕字用小學謬亂不可爬梳近日名公校此者俱未校出

博昌時水幽州寧見職方

樂安水經注引應劭曰取休令之名

濟南郡鄒平臺鄒下誤空一格平下誤連顧氏已辨南監板誤同李膺芸云魯國自有驪縣古驪與鄒通此濟南郡則當爲鄒平縣非鄒也愚攷續志濟南郡

有臺縣有鄒平縣水經注亦言臺縣李說甚確傳寫之誤糾紛不可爬梳而續志又以鄒平與下東朝陽誤連世少善讀書者有望而眯目耳

朝陽郡國志作東朝陽下文獠縣蘇林注亦稱東朝陽前南陽郡已有朝陽則此合稱東東字疑脫而前注引應劭曰在朝水之陽朝水未知其審而此注又引應劭云云與前注同必有一誤與兩曲陽同注者正相似

獠注蔡暮音由音鷲師古曰蔡音是音于虬反由字下疑脫一又字南監亦照鷲南監作鷲是是字下疑

脫一由字南監亦脫

泰山郡注云汶水出萊母西入濟師古曰母與無同
愚按下文屬縣萊蕪之下旣言原山禹貢汶水出西
南入洌此郡名下何用重言之前言山水不在縣下
而在郡名下已爲自亂其例此重複則尤爲冗謬
博岱山在西北求山上上一作下其實皆非也求山
上三字當作兗州山見職方

蓋臨樂于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于南監作
子水經二十五卷作臨樂山鄒注引此志同本卷沂
水篇注及尚書疏所引並同然則作于作子皆衍字

也又酈引作至蓋入泗水而其下又云或作池字蓋字誤也則知池字在酈道元所見本已誤本注又云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青州滯詳見後案禹貢沂在徐州職方云青州滯者徐地周入青也

萊蕪原山留水出東至傅昌入沛幽州滯留禹貢作淄晉人改說文無淄字此猶存古傳南監作博是留水禹貢在青州而職方以爲幽州滯者青地周入幽也此注又說汶水已見上

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詳後案

式郡國志作成云本國案左傳衛師入郟杜預曰東

平剛父縣西南有邴鄉作式誤也

北海縣有平壽縣壽光縣樹縣應劭以平壽爲古垺
尋壽光爲古垺灌而班氏於樹縣自注云故國禹後
攷史記夏本紀夏後有樹姓卽此樹故國禹後是也
此其確然者而樹灌樹尋則事見襄四年傳魏絳哀
元年傳伍子胥之言據彼杜注云二國夏同姓諸侯
疏以爲世本文樹故國與平壽壽光二縣相近故應
劭遂析言之杜預亦用之至於啓子太康失邦昆弟
五人須于洛汭此書序文也夏都安邑本在河北如
書序言則是太康爲羿拒逐於河南蓋河北之地皆

爲羿所據矣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此夏本紀文也據杜預謂相依於二樹則自太康以下三世皆因失國無歸而依同姓乃羿因夏民代夏政後又爲寒浞所弑浞使其子澆滅斟灌斟尋及夏后相夏遂絕祀直至相之遺腹子少康長而滅澆及其弟豷夏之遺臣靡復收灌尋餘燼以滅浞而少康返國則復歸於河北矣竊計羿浞相繼僭立者在安邑太康仲康后相相繼擁虛號者在二樹此書序左傳與應劭杜預說之可信者宋末金履祥鄒季友說粗近居河北帝丘臣瓚乃依汲冢古文太康居斟尋羿亦則不知何據

居之桀亦居之然則魏絳安得云羿因夏乎王制有
因國昭元年傳商人是因是若羿居垺尋則非因矣
汲郡古文束皙偽撰何足爲憑乃因此并謂垺尋在
河南不知斟故國在北海去河南甚遠且伍子胥謂
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自是返國河北而桀都亦
在河北詳予湯誓序桀中瓚說皆非也

垺說文十四
上斗部無未

東萊郡腫有之杲山祠居上山聲洋丹水所出上山
當作山上聲洋未詳其下文師古音洋爲祥則非衍
文矣南監並同而於所出之下又衍一丹字

當利葬曰來萊亭來南監作東是

琅邪郡長廣奚養澤在西幽州藪見職方

橫故山久久南監作名是

東莞術水青州寧見職方彼作流

稗說文稗禾別也从禾卑聲琅邪有稗縣此作稗誤
南監同此字去聲而應劭于此注云音稗藝文志小
說家出于稗官如淳音排則此字固有平聲矣

東海郡下邳萬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萬當作葛
說詳後案

海曲曲當作西郡國志廣陵郡海西故屬東海

繪說文卷六下邑部作郟注云妣姓國在東海

祝其禹貢羽山在南詳後案

曲陽注應劭曰在淮曲之陽此注前九江郡曲陽縣
下亦引之恐非

都陽錢大昭云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案此注又
見城陽國陽都縣下杜預左傳注云陽國名正義曰
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

郟鄉說文邑部云郟東海縣

臨淮郡徐故國爲楚所滅按楚南監作吳是事見春
秋昭公三十年

公猶注公音仇說文卷十四下公部人九切二音不同而彼云獸蹂地則非縣惟卷二上口部云吞从口九聲臨淮有吞猶縣然則作公誤也

播旌郡國志作潘旌

海陵莽曰亭間閭南監作門

十七史商榷卷十九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四

地理襍辨證三

會稽郡下注云秦置高帝六年爲荆國十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屬江都按後廣陵國下注云高帝六年屬荆國十二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所屬廣陵縣下注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而不得吳班氏會稽廣陵兩注自相矛盾劉敞於此郡駁云景帝四年封

江都王并得鄣郡而不得吳然則會稽不得云屬江都愚攷江都易王非傳景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自請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旣云治吳則廣陵注云江都易王非都此者誤越絕書卷二吳地傳云漢高帝封劉賈爲荆王并有吳十一年淮南王英布反殺劉賈後十年高帝更封兒子濞爲吳王治廣陵并有吳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立三十二年反奔還東既殺濞據此吳王濞實治廣陵而江都易王則治吳不都廣陵廣陵注所言江都易王都此者實誤都且在吳乃云不

得吳更誤矣劉敞所駁大謬又攷高帝紀六年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十二年詔曰吳古建國曰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歿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立沛侯濞爲吳王吳王濞傳高祖立濞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其下文朝錯又言吳以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卽謂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也其下又言削吳會稽章郡書至吳國之有會稽顯然而江都因吳故封其得吳明矣廣陵厲王胥以元狩六年封本傳載其賜策言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則廣陵厲王之得吳明矣廣陵注與劉敞駁實皆誤也

至於吳郡鄣郡等名皆非故秦郡史家隨便稱爲故不足泥又按史記夏本紀云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裴駟注引皇覽曰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秦置郡本取此山爲名然郡守治所則治吳不治山陰項羽本紀秦二世元年九月項梁與籍殺會稽守殷通舉吳中兵八千人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乃渡江而西此所謂吳中卽今蘇州府治吳長洲元和三縣地也嚴助朱買臣拜會稽太守皆其地

吳具區澤在西揚州敷古文以爲震澤南江在南揚

州川震澤詳後案藪與川皆見職方南江者松江也
職方云其川三江故班以此與下文毗陵北江及丹
楊郡蕪湖之中江當之

毗陵江在北揚州川江上脫北字南監同

由拳柴辟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柴當讀如寨辟當讀
如壁

錢唐西部都尉治按越絕書二卷云漢文帝前九年
會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
太守治吳郡都尉治錢唐觀此則似會稽止一都尉
下文回浦南部都尉治疑後來增設但前漢既有西

部亦宜有東部金石錄載永平八年會稽東部都尉
路君闕銘吳志張紘亦爲會稽東部都尉而後漢循
吏伍延傳嘗爲會稽西部都尉則後漢因東西並設
志稱建武六年省諸部都尉旣經省併不應後漢所
有前漢反無此志未知有脫漏否

治師古曰本閩越地回浦南部都尉治攷縣名治當
作治南監本誤同班氏以二縣連畫而郡國志章安
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注引晉元康記曰本鄞縣南
之回浦鄉章帝章和元年立而無回浦縣按嚴助傳
闔王舉兵於治南蘇林曰山名今名東治治之爲閩

越無疑但後漢所改名章安者必是併冶與回浦二縣爲一而改名之師古當於回浦下注云此與冶皆本閩越地不當但於冶言之

嚴助傳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三語已盡前漢會稽形勢後漢順帝分吳海鹽烏程餘杭毘陵丹徒曲阿由拳富春陽羨無錫婁別爲吳郡則今鎮常蘇太松嘉湖杭七府一州地也北境俱屬吳惟南境仍爲會稽司馬彪於會稽郡下自注云秦置本治吳立郡吳乃移山陰立郡吳當作立吳郡傳寫誤會稽本山陰山名以此名郡而治吳名實乖矣吳郡

治吳爲是

丹揚郡故鄣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揚揚字从手其屬縣丹陽則从阜而南監板俱作陽攷晉書地理志或作揚或作陽紛紛不一而屬縣則作楊且注云丹楊山多赤柳在西也然則縣名从木甚明

而郡亦當以此得名凡从手从阜疑皆傳寫誤也

唐許

嵩建康實錄第一卷解西貢揚州引春秋元命包云厥土下溼而多生楊柳以爲名揚州之揚从手李廵爾雅注以爲人性輕揚此不可牽合劉敞曰秦分三十六郡無鄣郡此注但當云故鄣屬江都不當益郡字愚按劉說似是而非辨已見前故鄣郡屬江都也者乃謂武帝之前

此郡地名鄆郡屬江都國耳豈謂秦哉如劉云云則
但故鄆一縣屬江都乎不通極矣鄆郡非秦郡名也
而高帝紀云六年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立劉賈爲
荆王廣陵國注云高帝六年屬荆國十二年更屬吳
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江都
廣陵皆并得鄆郡以上所說郡名其中居然有鄆郡
或係楚漢分爭之際暫置復廢其後得稱故郡不必
秦郡方得稱故當秦三十六郡時此郡所屬十七縣
地既非丹楊郡又非鄆郡皆是會稽郡地耳

劉昭亦
誤以秦

有鄆
郡

於晉師古音潛郡國志直作潛

故鄣胡三省通鑑注云漢屬丹楊郡其地本秦鄣郡所治故曰故鄣今廣德軍是故鄣縣之地文獻通考古揚州秦郡五有鄣郡會稽郡九江郡秦無鄣郡說已詳上胡三省馬端臨皆非

句容涇容下空一格是監誤脫容字又與涇誤連凡毛是監非不悉出聊一見之

丹楊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鄢卽南郡江陵縣江陵卽今縣湖北荊州府治說已見前而丹楊則爲今太平府當塗縣之南境地與寧國府連界

處也

據乾隆十八年寧國知府宋敦所修寧國府志似當有本晉書陶回傳蘇峻之亂回請早出兵

守江口峻將至回復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亮不從

峻果由小丹楊經秣陵此小丹楊疑卽當塗南境地名漢武帝以此改郡名爲丹楊郡 史記楚

世家云成王封熊繹於楚居丹楊卽此是矣乃徐廣

注則云在南郡枝江縣山海經丹山在丹陽南郭璞

注云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水經酈道元

注云丹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悉

臨絕澗南枕大江峻峭壁立楚熊繹始封丹陽之所

都也地理志以爲吳之丹楊尋吳楚悠隔縵縷荆山

無容遠在吳境非也於是沈括夢溪筆談王楙野客

叢書王應麟詩地理考及通鑑地理通釋皆主此據
晉人及北魏人說不信班氏畢竟班氏是後儒皆未
必然左傳華路藍縷以啟山林宣十二年文指若敖
蚡冒言又僻在荆山華路藍縷跋涉山林昭十二年
文則指熊繹言酈引此駁班似也但楚境大矣卽使
藍縷啟山在荊州而熊繹始封何妨在揚州丹楊乎
周成王時吳尚微甚其地狹小僻在蘇松一隅何知
丹楊郡之丹楊必吳境非楚境乎志末總論一段以
丹楊爲吳分此班氏就晚周之吳境言之耳其實丹
楊未必吳始封卽得也

後書王郎傳有丹陽李賢
亦云在秣歸蓋名同地異

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此條實不可解

當闕疑詳後案揚州及導漢東爲北江入於海導江

東爲中江入于海之下

此分江水據胡氏渭禹貢維指謂在今池州府貴池縣攷

石城縣屬丹楊後漢同晉改屬宣城郡隋平陳改名秋浦仍屬宣城新唐書謂唐析宣州之秋浦南陵二縣置池州秋浦爲其治所又析置青陽縣趙宋地理志則池州池陽郡治貴池縣無秋浦縣蓋卽秋浦所改名也然則雖指此條確甚

黝師古曰音伊字本作黝音同按黝水經注卷四十

漸江水篇引之正作黝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漸字注

同又卷十上黑部云黝黑木也从黑多聲丹陽有黝

縣若從幼安得有伊音直傳寫誤耳師古於小學全

不通

豫章郡彭澤禹貢彭蠡澤在西詳後案
歷陵傅易川古文以爲傅淺原詳後案

安平後漢更名平都

桂陽郡耒陽耒說文作耒注春山春水所出春南監
作春疑是

武陵郡鐔成玉山潭水出東入鬱其下注引應劭曰
潭水出入鬱音淫孟康曰鐔音譚師古曰孟音是宋
本潭皆作鐔以縣名及應音參之作鐔是南監旣脫
作潭又脫去音淫及師古云云竟不可讀

酉陽應劭曰酉水所出按下文充縣酉原山酉水所
出此注疑有誤

假山孟康曰音恒出藥草恒山末二字衍南監同
零陵郡零陵陽海山湘水出水經三十八湘水篇湘
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注云卽陽朔山也應劭曰
湘出零陵山蓋山之殊名也何氏校本據地理通釋
直改爲陽朔非也

鍾武應劭曰今重安案重安後漢永建三年改

漢中郡沔陽沔水出武昌東南入江昌南監作都是
此誤

廣漢郡汁方注汁音十南監汁皆作什功臣表汁防
侯雍齒汁音什防音方續志又作什加皆古字通
葭明應音家旨師古明音萌水經注作萌此縣下當
有潛水班失載詳後案

甸氏道李奇曰甸音媵師古音食證反案甸古讀爲
乘又或爲隲詳周禮軍賦說一卷又此道與剛氏道
陰平道續志俱屬廣漢屬國

白水應劭曰云云與上文甸氏道下班氏自注重出
非也

陰平道莽曰摧虜摧字脫從南監增

蜀郡禹貢桓水出蜀山案此卽梁州和夷底績之和
詳後案

輅禹貢江沱在西案此說鄭康成駁之詳後案

青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泚泚當作
泚師古音哉非詳後案

江原鄴水云云鄭康成以爲沱詳後案

滄氏道禹貢嶧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
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案江水所經於漢
爲蜀郡犍爲巴郡南郡長沙江夏豫章廬江丹楊會
稽廣陵凡十郡一國而志云過郡七蓋江都在江北

據北岸言之故不數南岸長沙豫章丹楊會稽也閩
若璩曰水經江水東過夷陵縣南注說宜昌縣流頭
灘而引袁山松曰自蜀至此五千餘里千寶晉紀吳
使紀陟如魏司馬昭問吳戍備幾何對曰西陵至江
都五千七百里宜昌今宜都縣在西陵之東自江發
源松潘至此四千四五百里西陵今宜昌府治東湖
縣自此至江都不過四千里山松與陟言皆夸然其
計亦當有八千餘里二當作八閩說精絕

越檇郡荜秦續志作荜奏

三絳續志作三縱

青蛉水經卷三十七淹水篇作蜻蛉注云僕水出徼外東南至來惟惟南監作唯益州有來唯南監是又云則禺同山有金馬碧雞據水經注則字衍

益州郡弄棟說文卷六上木部作楸云楸木也从木弄聲益州有楸棟縣

牂柯郡談指指南監作拒說文十二上手部拒給也从手臣聲章刃切續志仍作指今人雖不識拒字然北方以物擲與人猶有拒音說文字今人廢不用者多此字既見此志宜存之

進桑續志作進乘水經注有進桑關此注亦云有關

疑作乘非

巴郡墊江孟康音重疊之疊續志同說文卷八上衣部云褻重衣也从衣執聲巴郡有褻江縣从土非

胸忍師古音劬續志同韓昌黎盛山十二詩序作胸臆通典一百七十五卷州郡篇同說文卷四下肉部有胸字無臆字不知何時復譌爲胸臆讀爲蠢閏徐氏援入新附注云蠱名漢中地下濕多此蠱因以爲名恐係後人妄造

自漢中以下諸郡皆屬益州莽旣逐郡改其名班氏並注明而莽又改益州爲庸部見後書公孫述傳及

廉范傳注班氏則略而不載

武都郡武都續志作武都道注東漢水云云沮沮水云云俱詳後案又於沮水之下云荊州川見職方隴西郡注隴坻在其西也西當作東

氏道禹貢養水所出養與澆漾同詳後案

首陽禹貢烏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出詳後案

臨洮洮水東入西西南監作河是又云禹貢西頃山在縣西詳後案

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云云詳後案

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

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章武屬勃海河所過郡據鄭康成尚書注當爲金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南河內魏郡鉅鹿東郡清河平原信都勃海凡二十三郡此言十六疑有闕漏詳後案

允街莽曰修遠上允吾已有此文誤

臨羌有弱水昆侖山祠此弱水殆卽昆侖山下之水非導之至合黎者昆侖詳後案又注西有畢和羌畢南監作卑

天水郡望垣續志作望恒

冀說文卷十上馬部作驥云天水有驥縣又注禹貢
朱圉山詳後案

武威郡武威休屠澤古文以爲猪埜詳後案猪南監
作猪是

張掖郡刪丹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合黎居延
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俱詳後案

敦煌郡效穀師古曰木漁澤障也桑欽說云云漁南
監作魚是胡渭曰師古曰三字後人妄加此非師古
所能引也地理志引桑欽者六皆班氏原注桑欽傳
孔壁真古文尚書者地理志亦引禹貢古文山水十

一條皆孔安國義則知班氏好古此效穀下桑欽說亦必班氏原注也胡說確甚

安定郡涇陽并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案毛詩邶風谷風疏引鄭康成尚書注所引地理志作行千六百里且其上文先說涇水自發源至入渭幾二千里禹貢疏所引地理志亦作千六百里今毛刻及南監皆作六十誤也餘詳後案雍州川見職方

祖厲祖音置南監作音置是續志作祖

鶉陰續志作鶉陰

北地郡直路沮水出東詳後案

鶉狐續志作鶉觚

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詳後案

弋居有鹽官續志云有鐵

大更注更卽古要字詳後案衡漳節

後書鄧禹傳分遣將軍別攻上

郡諸縣歸至大要注
大要縣名屬北地郡

上郡莽改爲增山見後書馬援傳援之兄員爲增山
連率注云連率亦太守是也班氏於莽所改郡縣之
名皆載而間亦有漏去者

上郡白土園水出西東入河水經注東作南

西河郡觥是說文卷四下角部作觥氏云觥角觥曲也西河有觥氏縣古氏與是通見洪範後案又禹貢桓是卽桓氏

朔方郡渠搜莽曰溝搜水經注云莽曰溝搜亭

五原郡文國續志作父國

蒲澤南監作蒲澤

南興水經注作南興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水經注作原亭

緄陽此出石門障此南監作北是

定襄郡武舉荒于水出塞外水經注作芒于水

代郡平邑續志作北平邑

廣昌涑水井州滯見職方

上谷郡軍都溫餘水東入洛洛南監作沽是

上谷郡寧續志作甯

且居樂陽水出東東入海下東南監作南是

漁陽郡泉州有鹽官續志云有鐵

右北平郡石成南監作石城

驪成大揭石山在西南詳後案

遼東郡文續志作汶注莽曰受亭南監作文亭是

番汗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應劭曰汗水出塞外西

南入海番音盤師古曰沛音普蓋反汗音寒南監無
應劭曰以下十二字則番音盤似班氏自音矣無此
例也且師古先音沛後音汗所音卽音應劭汗水非
縣名之汗也南監似妄人刪去非是近何氏校本據
宋本無應劭曰三字亦無解於番字爲班自音之非
若移師古曰三字於番音盤之上又大專輒宜從毛
刻

沓氏應劭曰氏水也師古曰凡言氏者皆謂因之而
立名氏水南監作沓水觀師古注卽解應注宜從毛
刻

元菟郡西蓋馬續志馬作烏

樂浪郡東曉說文卷七上日部云曉日行曉曉也樂浪有東曉縣讀若醜

南海郡中宿有涯浦官官卽關也管叔墨子作關叔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涯水出桂陽縣盧聚山涯浦關爲桂水

鬱林郡說文卷五下邕部云鬱芳艸也遠方鬱人所貢鬱今鬱林郡也从白缶口邕彡其飾也

交趾郡口七十四萬六千二百三十七三下脫去十字

安定續志作定安

麓泠馬援傳注引越志同但說文卷七上米部云菴
潰米也从米尼聲交趾有菴泠縣武移切應劭音彌
與說文合从鹿非聲傳寫誤也水經三十七卷葉榆
水篇又作麋皆非

九真郡無切續志及馬援傳皆作無功
日南郡西捲續志作西卷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一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五

地理襍辨證四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爲平于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此注疏漏殊甚武帝征和二年句國字句復故也者所復爲何故邪乍觀之幾令人茫然不解所謂李贄云曰攷廣平爲故秦鉅鹿郡漢景帝中元元年改名廣平武帝征和二年以封趙敬肅王子偃爲平于王國宣帝五鳳二年偃子繆王元坐殺謁者會薨

不得代國除復爲廣平郡至哀帝建平三年正月又封廣德夸王之弟廣漢爲廣平王此注當云故趙秦置鉅鹿郡景帝中元元年更爲廣平郡武帝征和二年置爲平于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哀帝建平三年更爲國始爲詳覈平于之廢置沿革見于武帝紀及諸侯王表景十三王傳廣平王之封亦見諸侯王表景十三王傳暨哀帝紀而廣平之爲秦鉅鹿又得之于水經注卷十濁漳水篇也武紀云立趙敬肅王子偃爲平王則汲古閣脫去于字監板平下原有于字水經注云封趙敬肅王子爲廣平侯國則又誤以平

于爲廣平以王爲侯矣酷吏傳王溫舒曾爲廣平都尉惟郡得有都尉國則無之此事在元朔元狩之間其時猶未建平于國故有都尉也李說確甚志據元始在哀帝之後故爲廣平國而亦自有鉅鹿郡然則當景帝宣帝時亦必鉅鹿廣平兩郡並置武帝征和中亦必平于國與鉅鹿並置可知蓋景帝實以一郡分爲二郡者耳王子侯表宣帝所封平于頃王子凡有九人內有成鄉質侯慶國除入廣平今地志廣平國屬縣有城鄉卽成鄉也而表所載平于頃王子又有曲梁安侯敬平利節侯世平鄉孝侯壬國除皆入

魏郡廣鄉孝侯明國除入鉅鹿今志曲梁平利平鄉
廣鄉四縣皆屬廣平則是於宣帝之後又割來隸而
史失書又地志於曲梁注侯國彼三縣不注侯國當
是志據元始其時三侯已廢故也表又有陽城愨侯
田國除不書入何郡志廣平屬有陽臺注云侯國疑
是陽城之誤表又有平纂節侯梁國除入平原今平
原廣平皆無此縣成陵節侯充祚陽侯仁國除皆入
廣平今廣平無此二縣他郡亦不見疑皆省併也

信都國莽曰新博案莽改信都國爲新博郡見後書
李忠傳注此但云莽曰新博但見改名不見改國爲

郡非也應劭曰明帝更名樂安錢大昭曰樂安當作樂成明帝紀永平十五年改信都爲樂成國

昌成續志作昌城詳後案

河間武隧續志作武遂

廣陽國高帝燕國昭帝元鳳元年爲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更爲國續志則云廣陽郡高帝置爲燕國昭帝更名爲郡世祖省并上谷永平八年復略去宣帝一層不叙非也而屬縣第一縣爲薊則二志同前志注云故燕國召公所封續志注畧同說文卷六下邑部云邾周封黃帝之後於邾也从邑契聲讀若薊上

谷有鄴縣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陸德明釋文云薊卽燕國都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國召公與周同姓按黃帝姓姬君奭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乎攷成王崩後召公尚在朝未就封則武王未下車所封必非召公德明兩說以後說爲是不待言但羣書皆作薊而說文獨作鄴雖讀若薊而薊自在卷一下艸部注云芘也非地名此不可解一也二志上谷郡皆無鄴縣而旣云黃帝之後所封似鄴卽薊矣乃不云廣陽反云上谷乎此不可解二也存考

膠東國下密有三台山祠台郊祀志作戶

東平國景帝爲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爲大河郡宣
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按濟東國除爲大河郡見文
三王傳而夏侯勝傳云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
子節侯別屬太河大河後更名東平節侯見王子侯
表不言國除爲大河者略之

韋賢子元成傳遷大河
都尉服虔曰今東平郡

也本爲濟東國後
王國除爲大河郡

儒林傳王式東平新桃人班志東平無新桃

亢父樊成帝紀建始二年東平王宇有罪削樊亢父
二縣今志仍有此二縣者其後又復詳見字本傳紀

但書削不書復脫漏也

魯國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爲魯國屬豫州其屬縣有薛縣攷史記魯世家魯爲楚所滅秦滅楚後改爲薛郡者當以其所屬之薛而名之禮記投壺篇有魯鼓薛鼓則知當時魯薛並稱故改魯國爲薛郡也如此則秦時已不見有魯國之名矣而高紀云旣斬項羽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持羽頭示之魯乃降其下又云初懷王封羽爲魯公及死魯又爲堅守故以魯公禮葬羽然則楚漢之際此地復爲魯也羽始爲魯公及其後自立爲西楚霸王梁楚地九郡雖都在彭城

今徐州府治銅山縣而魯地亦在九郡之中蓋泗水郡地也故

以魯公禮葬之或疑如此則楚漢之際此地既復爲魯何以地志直至高后時方復爲魯國邪案張耳傳高后六年立耳之孫偃爲魯王似地志元年當作六年楚漢之際名稱不定古名今號襍舉互陳蓋一時隨便而言皆非定制或魯或薛殆錯言之直至張偃就封方定改薛郡爲魯國耳又高紀云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徃見之其下文又云沛公如薛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此薛則指魯國所屬薛縣彼時諸侯之兵初起尚仍秦制此地大約仍

爲薛郡之屬縣未必遽復魯國之稱但薛郡實是魯
故國且春秋時薛嘗與滕俱朝魯可見其服屬于魯
魯既亡魯薛遂通稱項氏初起在薛故其後羽有魯
公之封

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云云詳後案又云青州川
見職方

騶故邾國說文卷六下邑部云鄒魯縣古邾國从邑
芻聲史記孟子鄒人又有鄒忌騶衍騶奭古字通
泗水國凌注凌水出入淮南南監作南入淮是

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荊州十一年更屬吳云云荊州

當作荆國十一年當作十二年南監亦誤

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詳後案

長沙國收鄴注孟康曰音鈴南監收作攸注音收二字於其下此誤直作收又誤連然南監本於攸下直注音收亦屬無理何氏所見北宋本音收二字在音鈴下據此可見皆孟注但其初必是音收之上別有孟康曰三字而在攸字下方是傳寫脫去三字而又誤移於下耳北宋本亦誤

也
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詳後案又云荊州山見職方

縣邑千三百一十四續志云元始二年縣邑千四百八十七道三十二後漢仲長統傳注作三十四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後書注作九千二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後書注無三千二字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續志注云元始二年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

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此誤衍不可墾三字南監無是

至於王赧南監作赧王是

雒邑與宗周通封畿師古注三都得百里者方千里也南監作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是

今淮陽之地陳本太昊之虛地下誤空一格南監陳字誤提行起皆非是

高士宦南監作仕宦是

燕地尾箕云云誤連上南監提行是

北新城當作成南監亦誤

東平須昌壽良南監作壽張此與前東郡下良字不當互異作良是

秦地圖

代郡屬縣班氏注秦地圖書班氏攷秦地圖各郡國下皆無獨見於此叙傳自述其先班壹當秦始皇之末避地於樓煩以財雄邊樓煩雁門屬縣而代郡與雁門相連疑縣名因此而起故特著之

總論有誤

班氏於志末總論三代戰國秦漢以來列國之星土疆域建置沿革分封世系形勢風俗甚備然曰魏地南有汝南之召陵滎疆新汲西華長平河南之開封中平陽武酸棗卷燕地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

新成故安涿縣良鄉新昌攷新汲志屬潁川非汝南
酸棗志屬陳留非河南北新成志屬中山非涿郡此
則皆班氏偶然誤記而遂成行文之謬者

溝洫志注誤

溝洫志前半篇全取河渠書而彼注却徃徃取之此
志注裴駟輩本不通經隨手牽引凡涉禹貢者多誤
如道河至大邳此志注鄭氏以爲在修武武德張晏
以爲成皋皆是也而臣瓚以爲在黎陽張守節取之
非也釃二渠以引河孟康云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
其一潔川云云司馬貞采之殊不明析下文北行二

渠復禹舊跡卽此二渠是也同爲逆河入於勃海臣
瓚以爲禹河入海在碣石不入勃海此說非是裴駟
取之亦非三條並詳後案

屯氏河

溝洫志所以特改河渠之名者以其襍叙水事不專
於河也前半篇全取河渠書其下自譔者頗錯亂未
加裁斷至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
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
等據此則屯氏河起於武帝晚年而鄭康成禹貢注
則以屯氏河爲禹河故道二者大不同疑鄭是也說

詳後案

嚴熊

嚴熊史記作莊熊熊嚴字避明帝諱去黑字恐班氏
之誤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二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六

尚書古文篇數

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氏自注云爲五十七篇顏師古引鄭康成叙贊云後又亾其一篇故五十七此孔安國所得壁中古文也其下又云經二十九卷班氏自注云大小夏侯二家此則指伏生今文也不與古文相混故別載之孔穎達尚書疏謂伏生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攷二十九篇

十七史商榷

卷二十二

者堯典一

連慎徽以下

皐陶謨二

連帝曰來禹以下

禹貢三甘誓

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彤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

太誓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

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

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

二十四顧命二十五

連王出以下

費誓二十六呂刑二十

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也穎達又謂鄭注

三十四篇於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

之誥又秦誓二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二十四篇爲

五十八篇以二十四篇爲十六卷以二十九加二十

四爲四十五卷而云四十六者蓋兼序言之陸德明
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是也桓譚新
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者除序
言之也鄭云又亾其一篇者所亾之篇則僞武成疏
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是也此說出閻若璩
最爲精確故予從之友人江聲駁之謂武成是建武
乃亾則前漢未亾班作前漢志不難因後日之亾而
豫虛前漢時之篇數竊謂班志所以少其一者非爲
武成亾之故蓋爲不分康王之誥而然愚攷漢志所
載四十六卷五十七篇古文也康王之誥王若曰下

疏云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此今文也班氏豈以
今文篇數爲古文篇數哉必無此事鄭分伏生王若
曰爲康王之誥卽依壁中古文分之鄭本卽孔安國
本豈有班載孔氏古文反合之之理大字云四十六
卷則元數已見小字注云五十七篇則據建武以後
實數言之兩不悖也江說恐誤仍以闔說爲是凡學
之謬陋者不但不可采亦不必辨何也不足辨故不
屑辨也江之學甚精予多從之而間或辨之者足辨
也重其學也江著述未流布予爲辨之使後人觀之
則經益明故不可不存其辨餘已詳予所著尚書後

案及後辨

史籀十五篇

藝文志於小學首列史籀十五篇班氏自注云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又總說之云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此段之文許氏說文自序徃徃用之而諷書彼作諷籀書是當從之乃得爲史彼作乃得爲吏賈子新書云胡以孝弟循順爲善書而爲吏耳亦以作吏爲是

籀書九千字以上卽史籀所著大篆十五篇也說文

謂之史篇

說文卷四上頤部云燕召公名奭史篇名醜徐錯曰史篇史籀所作倉頡十五篇也

按史籀作大篆十五篇

李斯作倉頡篇錯誤 今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

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其數似與此志所謂籀書九千

字以上相合但說文或取古文或取大篆或取小篆

許氏以意參酌而定之並非專取史籀者數雖似合

實不可牽而爲一况史籀十五篇建武亾六篇當許

氏時已無全本許氏豈能盡遵用之餘詳予所著蛾

術編說字門

此志下文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

氏壁中古文異體說文序云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

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所謂古文者黃帝史官倉頡所作乃書之本也史籀所作卽是周代之通俗文字與古文並行彼時書卽自有兩體但志直云與古文異體而說文序云或異下一或字極有斟酌蓋雖變古不全異也此志下文云蒼頡篇多古字李斯等所作尚然况史籀乎孔子憲章文武夢見周公文武周公但知有古文而已孔子書六經用古文不用籀文者不但好古卽所以從周

試學童六體首古文誤

蕭何又以六體試學童之爲史者課最者以爲尚書
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
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而許氏說文自序則謂秦
李斯省改史籀大篆作小篆又有隸書以趨約易而
蒼頡古文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大篆二小篆三
刻符四蟲書五摹印六署書七殳書八隸書漢興尉
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
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亾新改
定六書一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奇字卽古文而異
者三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

四佐書卽秦隸書五繆篆所以摹印也六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若依漢志則是蕭何所以試學童者卽
亾新所定六體西漢與王莽無異制也且古文是孔子壁中書亦卽蒼頡書在西漢列于功令人人傳習者矣若依許氏則六體乃王莽所定西漢試學童者卽秦八體非六體也二說大相矛盾以予攷之許說是漢志非也八體與六體同者四小篆蟲書摹印隸書也置勿論八體有六體無之刻符署書及書其體茫昧亦置勿論若大篆亦八體有六體無據說文以爲史籀所作與古文異秦人廢古文遂以大篆居首

蕭何本秦時刀筆吏自宜沿襲秦故王莽雖好古不應廢大篆其六體中古文奇字之下卽當繼以大篆然後及小篆乃竟去大篆而不列六體中者小篆卽係省改大篆舉此該彼無煩復出故總名篆書耳其實六體中兼包大篆非真無也許氏亦舉小篆該大篆耳惟古文及奇字秦時已絕直至王莽始復出西漢無之故六體有八體無漢試學童用八體非六體許說是漢志非也

凡論文字必以許慎爲正班雖在許之前且曾續揚雄訓纂亦是小學家不專是史家但究係史才長小

學短攷之不審不如許氏確也且僞孔安國尚書序
云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
得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
文字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此所謂科斗文
卽倉頡古文此序出西晉皇甫謐假託然謂西漢人
無能知古文則是也太史公自序云周道廢秦撥去
古文焚滅詩書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水經
泗水篇酈道元注引晉書衛恒傳恒作書勢皆謂古
文絕于秦恒說亦見三國魏志衛觋傳注漢興而人不識古文故逸
在秘府不立學官哀帝時劉歆欲立古文帝令與五

經博士講論博士不肯置對深閉固距以不誦絕之杜林得漆書古文語其徒云古文不合時務可見古文遭秦而絕蕭何安能以此試學童著之律令乎閻氏若璩闢僞古文尚書最精因此遂駁僞序據藝文志謂西漢時人人習古文則誤也

平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小學史篇者在所爲駕一封輶傳遣詣京師又王莽傳莽奏徵天下通史篇文字者皆詣公車令記說廷中孟康注曰史篇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書也籀所作是大篆非古文師古是孟康非也

莽傳所載與平紀是一事據此可見王莽方求能通大篆之人所定六體必不反遺大篆蓋總稱篆書其中卽兼大篆也蕭何草律旣著諷籀書九千字得爲吏則西漢時傳習甚盛何煩特求能通者蓋習者雖多能通史篇十五篇者則少耳

所謂尚書御史史書令史者謂給事尚書御史之令史能爲籀書者耳臣瓚曰史書今之太史書未詳太史書何義也

元紀贊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應劭注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又王尊傳少善史書又貢禹傳武

帝時盜賊起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爲右職俗皆曰
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又西域傳楚主侍者馮嫪
能史書又外戚傳孝成許皇后聰慧善史書後書安
帝紀年十歲好學史書又皇后紀和熹鄧皇后六歲
能史書順烈梁皇后少好史書又章八王清河孝王
慶傳安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善史書又齊武王縯
傳北海靜王興之子敬王暕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
明八王傳樂成靖王黨善史書喜正文字魏志管寧
傳潁川胡昭字孔明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顛韋
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晉書隱逸傳郭荷字

承休略陽八善史書

三蒼以下諸家

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漢興闕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

令記字于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
蒼頡案說文序云楊雄作訓纂篇凡蒼頡以下十四
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愚攷蒼
頡篇不見篇數此於訓纂下言倉頡以下十四篇似
訓纂篇數部分悉從倉頡篇也但只五千三百四十
字比史籀反少未詳其故史篇不知亾於何時又并
三蒼以下諸家盡亾之急就雖存非其要者而說文
遂爲小學之冠矣要之說文從史篇溯原而上兼取
古文又復下參秦篆會通古今既精且博所收之字
比楊雄又甚多固已美備况又當諸家盡亾之後欲

求識字舍此奚適邪唐宋元明知尊信說文者絕少其人甚至如鄭樵譏說文止得象形諧聲二書六書失其四何其妄也予欲讀書必先求識字欲識字必先通說文後生淺涉未得其門須先將漢志此一段與說文序及慎子冲上書參互紬繹以考字書之來歷然後將五百四十部詳加研究則文字明矣若從玉篇廣韻集韻類篇問津豈不茫無畔岸哉予別有蛾術編分十門第一門說錄全以藝文志爲根本就中尚書古文是予專門之業而小學則尤其切要者今先摘論之餘在蛾術此不具

漢藝文志考證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十卷所采掇亦甚博雅但此志以經爲要考得漢人傳經原流說經家法明析且分別其是非美惡俾後學識取途徑方盡其能事此則未能也於易亦知推尊象數然未能標舉孟喜京房爲宗又未能將後漢之鄭康成荀爽吳之虞翻三家與孟京異流同原處發揮之於書則全不知漢人真古文反信孔穎達陸德明妄說以爲張霸僞作至於朱文公以書序爲非孔子作胡五峯以康誥爲武王命康叔此等亦竟信而收載之於詩不專尊毛氏

反拳拳於魯齊韓亦不得其要領至采及所謂李氏說詆鄭箋繇塞而其失愈多鄭長禮學以禮訓詩是按迹而議性情如此豈談取之奚爲其於本原之地未曾究通則博雅乃皮毛耳歛縣金修撰楊語予曰不通漢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藝文志者學問之潛目著述之門戶也修撰經術甚深故能爲此言予深嘆服自唐高宗武后以下詞藻繇興經業遂以凋喪宋以道學矯之義理雖明而古書則愈無人讀矣王氏亦限於時風衆勢一齊衆咻遂致茫無定見要意求切實於宋季朋輩中究爲碩果僅存若某鉅公

者於禮古經下所云記一百三十一篇等本禮記也
而以爲儀禮於后蒼曲臺記戴德戴聖慶普及曹褒
父子之學皆儀禮也而反以爲禮記於左氏春秋經
則載之於公羊穀梁不知其別自有經遂刪去之何
異昧目而道白黑者乎此其病痛正坐不善讀藝文
志耳又不如應麟遠矣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二